

有关“所有”行为的日中文化比较

—孩子们何时成为“中国人”？

山本 登志哉

Yamamoto Toshiya

早稻田大学教授

1 从脑的三位一体学说
来考虑情绪的作用2 在中国内地首次大规模
推行幼儿心理健康教育
的实践及研究3 引人注目的
身体交流技术4 有关“所有”行为的
日中文化比较5 抚触与婴儿的母婴依恋
及情感调控的关联研究6 1-6岁儿童父母的
期待与育儿关注的调查7 幼儿园教育视野中的
游戏之辩

8 婴幼儿对“人物”感兴趣

事例 1

小C去小D的房间玩。小D的房间里放着和他同屋的小E看完后放在屋里的书。小E因外出不在房间里，而那本书又正是小C一直想看的书，小C就跟小D说“把这本书借给我吧”，小D答应了。于是小C把书带走了。

事例 2

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小F把包放在椅子上后离开了。稍后当小F回到放包的地方时发现自己不在的时候包被打开，里面放进了一件毛衣。其实这件毛衣是朋友小G的。小G因为没有地方放毛衣就把毛衣放进了朋友小F的包里。

看到这两个事例，大家是否感觉有些奇怪？还是觉得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不值得大惊小怪呢？

我本人在日本的很多地方介绍这两个事例时，绝大部分人都感到很惊讶，甚至会产生强烈的不快感。为了用数据来验证大家的反应，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山本·片·小湊·渡边于2008年实施），即以早稻田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科生为对象，上课时用PowerPoint向其介绍上述事例，然后实施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中的第二个问题是问关于上述事例中的人物性格特征的。我们设定了“好人”、“值得信赖的人”、“天真无邪的人”、“任性的人”、“为人随和的人”、“无

视对方的人”等25个选项，让学生们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的日中学生的认识差异比我们想像的更为明显。以有关人物性格特征的问题为例，日中双方在评价平均值方面存在统计上的差异。两者评价截然相反的地方在于：上述两个事例中的人物在日本通常会被认为“很迟钝”、“是个怪人”、“侵犯了对方”，他们绝不会被认为是“好人”。除此之外，小D还被认为是个“任性”、“略显天真”的人，小G则被认为是个“难以信赖的人”。与此相反，在中国，两个事例的主角都被认为是个“普通人”，认为他们“讲情谊”、“为人亲切”的人也很多。另外，小D被认为“很有主见”、“稍显任性”，小G则被认为是个“为人随和的人”。这样的评价和日方学生给出的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次在日本的课堂上介绍这些统计数据时都会引来一片惊讶之声。很多日本人一致认为上述事例中的主人公“只顾自己，过于任性”。日本人还觉得中国人对“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的区分十分模糊，他们会感受到自己的领域受到了不正当的、单方面的侵犯。

但是中国人看到这些评价后都觉得日本人的想法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按照中国人的观点，这才是对方和自己融为一体、可以自由、坦率地交流的感觉，体现了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一种感情的纽带。反之，像日本人那样的关系实在是太冷淡了。

那么，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的差异形成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呢？

1991年我第一次在日本就零用钱的问题

做了访问和问卷调查。1995年又开始和我的朋友——现正在中国政法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片成男先生开始合作进行日中比较研究。不久之后，我们的研究工作发展为日中韩三国在零用钱问题上的比较研究。刚开始进行日中比较研究时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关注，那就是孩子之间互相请客的问题。

调查显示，日本人在教育孩子时潜意识中对请客深怀戒心。那孩子们是怎么想的呢？孩子们从小学3、4年级开始有零用钱后，确实会和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店里买零食和同伴分享，有时甚至请同伴吃东西。但是由于这样的行为经常遭到否定，孩子们也就变得越来越谨慎。以下访问事例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孩子对请客的看法。

事例 3

日本初二女生

调查人：你觉得是不是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钱请朋友吃东西？

女 生：是的。

调查人：但是好像不太有那样的事？

女 生：嗯，如果突然有人请客，反而会令被请的一方感到有点尴尬。

调查人：如果说“我请客”，被请的一方会尴尬吗？比如说自己并不愿意让人请客……

女 生：怎么说呢，总会觉得这样做不太好，不应该让对方为自己付钱。

在对小学生的访问中，我们发现很多家庭禁止孩子“在外面买东西吃”或“用自己的零用钱买零食”，只有进了中学才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零用钱，孩子们也基本上可以自由地购买想要的东西。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很少拥有请客的经验，并且认为请客会给被请的一方增加负担。

接下来的这段采访反应了高二女生对“请客带来的负担”的看法。

事例 4

日本高二女生

调查人：那在麦当劳或莫师汉堡为什么不请朋友吃东西？

女 生：啊？为什么？嗯，怎么说呢，请人吃东西，别人一定会回请，吃了别人的东西以后又得请还，这样请来请去还不如一开始就自己付自己的更爽快。

调查人：那请人喝杯果汁之类的，不会给对方造成负担，是这样吗？

女 生：是的。是的。

调查人：但是请人吃麦当劳或莫师汉堡还是会给对方造成负担，是吗？

女 生：对，我觉得是。

因为不想给对方增加负担，于是便形成了自己付自己的这样一种AA制的关系。另外，无论家长还是孩子都有人认为请来请去会造成朋友之间地位的不同，形成一种“上下级关系”。事实上，在日本请客多为上司请部下，接受邀请说明被请的人已经接受和请客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因此，不随意请客，实行AA制在保持相互间的平等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中国孩子的情况怎么样呢？下面列举的是中国朝鲜族孩子的事例。事例5反映了孩子们对请客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最典型的看法。

事例 5

中国朝鲜族小学三年级女生

调查人：“给朋友买玩具”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女 孩：不好。

调查人：那“请朋友吃饭”呢？

女 孩：可以。

调查人：“给朋友买礼物”呢？

女 孩：可以。

调查人：“给朋友买零食”呢？

女 孩：可以。

调查人：为什么除了玩具都可以呢？

女孩：那当然了，现在是应该努力学习的时候，送玩具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的。

调查人：那其他的为什么都可以呢？

女孩：那是因为我首先为他们着想了啊。

孩子们的意识非常明确，他们觉得请客是有益于对方的，这被视为等同于其他的一些利他行为。接下来的例子显示了中国孩子听到日本的家长和孩子提出应该实施AA制的理由时的反应。

事例6

中国朝鲜族高二男生

调查人：你对“零用钱是给自己用的，所以最好不要用来请客”的主张有什么看法？

男生：那种想法是错误的。

调查人：为什么？

男生：因为请客可以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和对方更亲近。

调查人：那么“请客会给被请的人造成负担，所以不请为好”这样的意见呢？

男生：不会吧。用自己的钱请客怎么会给对方造成负担呢。如果对方没有钱买礼物还礼，他(她)其实不必还礼的。

日本人通常认为零用钱是供自己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的，这种想法源于深深扎根在日本人心中的日本式的道德观念，即“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

但是，那个高二的中国男孩完全无法接受这种想法。他认为请客本身就是结交朋友、维护和增进友情的重要手段，所以当然可以为请客花费自己的零用钱。反之则是错误的，或者说不合乎情理的。对于不想给对方增加负担的想法，由于他从不认为请客对对方来说是一种负担，所以根本无法理解问题的意图。

由此可见，中国孩子从小学阶段起就不会把自己的钱和别人的钱分得那么清，反而愿意为别人花钱，并且觉得这么做很有意义。这种你我不分的中国式人际关系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哪个阶段开始形成的呢？

本人走访了日本和中国的幼儿园，观察后发现，孩子到了一岁半即会征求对方的意见以得到对方的东西，或者开始出现向对方要东西的举动。另外，在一起使用玩具等情

幼儿园孩子的资源分配并非弱肉强食 (日本1岁半~2岁半的班级)

表2 日本婴幼儿社会等级矩阵与班主任的评定分数

A/B/C	Age	Sex											Total		
1/2/1	2:2	.m	K,Y	3	2	0	0	0	0	2	0	0	0	0	21
2/1/3	2:1	.m	0	1	K	3	1	2	1	0	3	3	3	1	14
3/3/3	2:0	.f	3	1	M,Y	3	1	3	2	0	0	4	1	13	
4/2/3	2:3	.m	0	2	1	R,M	1	2	4	1	3	2	3	12	
4/2/5	1:6	.m	1	1	0	Y,K	1	3	3	1	3	3	0	8	
4/4/5	1:10	.f	1	0	0	U,K	1	1	1	1	1	1	1	1	
7/2/1	2:4	.f	0	1	1	0	1	T,I	1	0	1	1	1	10	
7/4/3	2:3	.m	0	0	2	1	1	H,Y	3	2	3	0	1	7	
9/4/2	2:5	.f	0	1	2	1	0	1	5	0	H,N	1	1	0	
9/1/5	1:8	.f	0	1	1	0	0	1	0	K,K	1	3	1	5	
11/3/5	1:10	.m	0	1	3	0	1	1	0	1	Y	1	1	1	
12/2/6	1:7	.f	2	1	0	1	0	0	2	1	S,M	1	1	1	
13/2/6	1:9	.f	0	1	0	1	0	1	0	0	1	Y	0	9	
Total			7	8	7	5	2	0	5	1	0	2	0	37	

Rigidity = 64.2% Linearity = 64.0% r(A,B) = -.062 r(A,C) = -.278
r(B,C) = -.809*** r(A,Age) = -.164 r(B,Age) = .116 r(C,Age) =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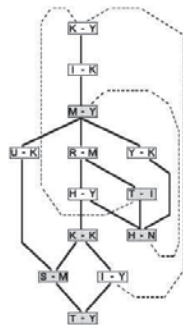


图2 优势与劣势社会关系图(日本)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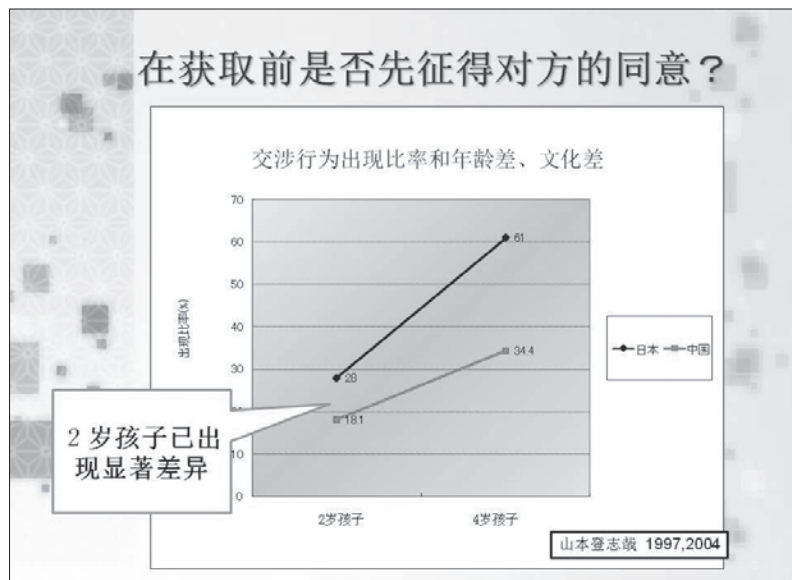
况下，“强者往往从弱者手里夺取”的这种支配等级(dominance hierarchy)关系还未成立，两者关系相对平等——见图①。这时中日两国的孩子还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到了两岁以后就可以看到统计上的差异了。

日本两岁的孩子中，征求对方意见后才拿对方手上东西的孩子占到将近三成，而中国孩子中这一比例不足两成。到了四岁，日本孩子中这样的孩子比例已经高达三分之二，而中国孩子中仍然只有三分之一有上述举动——见图②。中国孩子往往什么都不说，互相自由地使用对方的东西。

显然，这种差异和我们以前观察到的日中关系的差异完全吻合。事实上，中国人一般从两岁开始就会相对自由地互相使用对方的东西。而日本人则从两岁开始就建立起尽量不用别人东西或征求对方意见后再使用别人东西的关系。（关于文化差异始于两岁的理由，请参考山本的讨论〈山本1997, 2000〉）。

我们能否超越观念上的差异，构筑起相互理解的关系呢？现在，我对“如何与难以理解的他人沟通”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并正在尝试进行一些实践研究。具体情况留待

以后再做详细说明。不管怎么说，我们首先要发现潜藏在各自常识中的文化性，继而以对话的方式理解对方的观点，寻找在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构筑良好关系的线索，同时在实践中进一步充实两者间的具体关系。这些步骤都很重要，缺少任何一步都不利于深化异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为了理解在一定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我认为必须从上述观点出发坚持进行对话式的研究。



图②